

河南府志卷之四十三

人物志六

文苑

海嶽清淑之氣鍾而爲道學已上接洙泗矣至發爲文
章亦何大雅不羣乃爾耶漢魏以來代不乏人而敷文
闡義蔚爲國華如賈長沙其人豈不稱碩學哉惜乎未
展厥用而僅以文詞見也然卽以之冠文苑可哉志文

苑

漢

賈誼

漢書列傳洛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
中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材召置門下甚幸愛文帝初立

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嘗學
 事焉徵以爲廷尉廷尉乃言誼年少頗通諸家之書文帝
 召以爲博士是時誼年二十餘最爲少每召令議下諸老
 先生未能言誼盡爲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諸生於是
 以爲能文帝說之超遷歲中至大中大夫以爲漢興二十
 餘年天下和洽宜當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興禮樂
 乃草具其儀法色尚黃數用五爲官名悉更奏之文帝謙
 讓未皇也然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其說皆誼發之
 於是天子議以誼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
 害之乃毀誼曰洛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
 於是天子後亦疎之不用其議以爲長沙王太傅誼既以
 適去意不自得及度湘水爲賦以弔屈原屈原楚賢臣也
 彼讒放逐作離騷賦其終篇曰已矣國亡人莫我知也遂
 自投江而死誼追傷之因以自諭誼爲長沙傅三年有服
 飛入誼舍止於坐隅服似鴟不祥鳥也誼旣以適居長沙
 長沙卑濕誼自傷悼以爲壽不得長乃爲賦以自廣後歲
 餘文帝思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
 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
 旣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乃拜誼爲
 梁懷王太傅懷王上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誼傳之數問以

得失是時匈奴疆侵邊天下初定制度疏濶諸侯王僭擬地過古制淮南濟北王皆爲逆誅誼數上疏陳政事多所欲匡建是時丞相絳侯周勃免就國人有告勃謀反逮繫長安獄治卒亡事復爵邑故賈誼以此譏上上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至武帝時稍復入獄自寧成始初文帝以代王入卽位後分代爲兩國立皇子武爲代王參爲太原王小子勝則梁王矣後又徙代王武爲淮陽王而太原王參爲代王盡得故地居數年梁王勝死亡子誼復上疏文帝於是從誼計乃徙淮陽王武爲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得大縣四十餘城徙城陽王喜爲淮南王撫其民時又封淮南厲王四子皆爲列侯誼知上必將復王之也上疏諫梁王勝墜馬死誼自傷爲傳無狀常哭泣後歲餘亦死賈生之死年三十三矣後四歲齊文王薨亡子文帝思賈生言乃分齊爲六國盡立悼惠王子六人爲王又遷淮南王喜於陽城而分淮南爲三國盡立厲王三子以王之後十年文帝崩景帝立三年而吳楚趙與四齊王合從舉兵西鄉京師梁王扞之卒破七國至武帝時淮南厲王子爲王者兩國亦反誅孝武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賈嘉最好學世其家贊曰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通達國體雖古

之無善未能遠過也使時見用功化必盛爲庸臣所害甚
可憫也追觀孝文元默躬行以移風俗誼之所陳畧施行
矣及繼改定制以漢爲主德色上黃數用五及欲試屬
國施五餌三表以係單于其術固以疏矣天年早終雖不
至公卿未爲不遇也凡所著述五十
八篇掇其切於世事者著於傳云

宋孟劉帶

漢書鼂錯傳錯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生所與
雒陽宋孟及劉帶同師以文學爲太常掌故

錡華

漢志雒陽錡華賦九
篇師古注錡姓華名

三國

孟光

蜀志本傳字孝裕河南洛陽人漢太尉孟郁之族靈帝
末爲講部吏獻帝遷都長安遂逃入蜀劉焉父子待以

客禮博物識古無書不覽尤銳意三史長於漢家舊典好
公羊春秋而譏呵左氏每與來敏爭此二義光常譏譎謹
昨先王定益州拜爲議郎與許慈等並掌制度後主踐祚
爲符節令屯騎校尉長樂少府遷大司農延熙九年秋大
赦光於衆中責大將軍費禪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
所宜有也褒獎窮極必不得已然後乃可權而行之耳今

王上仁賢百僚稱職有何旦夕之危倒縣之急而數施非常之恩以惠姦宄之惡乎又鷹隼始擊而更原有有罪上犯天時下違人理老夫耄朽不達治體竊謂斯法難以經久豈具瞻之高美所望於明德哉禕但顧謝蹶蹈而已光之指摘扁癘多如是類故執政重臣心不能悅爵位不登每直言無所回避爲代所嫌太常廣漢鐔承光祿勳河東裴儁等年資皆在光後而登據上列處光之右蓋以此也後進文士祕書郎郤正數從光諮訪光問正太子所習讀并其情性好尚正答曰奉親虔恭夙夜匪懈有古世子之風接待羣僚舉動出於仁恕光曰如君所道皆家戶所有日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略智調何如也正曰世子之道在於承志竭歡旣不得妄有所施爲且智調藏於胸懷權略應時而發此之有無焉可豫設也光解正慎宜不爲放談乃曰吾好直言無所回避每彈射利病爲世人所譏嫌疑省君意亦不甚好吾言然語有次今天下未定智意爲先智意雖有自然然亦可力強致也此儲君讀書寧當傲吾等竭力博識以待訪問如博士探策講試以求爵位邪當務其急者正深謂光言爲然後光坐事免官年九十餘卒

郤正

蜀志本傳

字令先河南偃師人也祖父儉靈帝末爲益州刺史爲盜賊所殺會天下大亂故正父揖因留蜀爲

大將軍孟達營都督隨達降魏爲中書令史正本名纂少
以父死母嫁單熒隻立而安貧好學博覽墳籍弱冠能屬
文人爲秘書吏轉爲令史遷郎至令性澹於榮利而尤耽
意文章自司馬王揚班傅張蔡之儔遺文篇賦及當世美
書善論益部有者則鑽鑿推求略皆寓目自在內職與宦
人黃皓比屋周旋經三十年皓從微至貴操弄威權正旣
不爲皓所愛亦不爲皓所憎是以官不過六百石而免于
憂患依則先儒假文見意號曰釋譏景耀六年後主從譙
周之計遣使請降於鄧艾其書正所造也明年正月鍾會
作亂成都後主東遷洛陽時擾攘倉卒蜀之大臣無翼從
者惟正及殿中督汝南張通捨妻子單身隨侍後主賴正
相導宜適舉動無闕乃慨然嘆息恨知正之晚時論嘉之
賜爵關內侯泰始中除安陽令遷巴西太守泰始八年詔
曰正昔在成都顛沛守義不違忠節及見受用盡心幹事
有治理之績其以正爲巴西大守咸寧
四年卒凡所著述詩論賦之屬垂百篇

晉

郭象

晉書本傳字子元少有才理好老莊能清言太尉王衍
每云聽象語如懸河瀉水注而不竭州郡辟召不就常

閑居以文論自娛後辟司徒掾稍至黃門侍郎東海王越引爲太傅主簿甚見親委遂任職當權熏灼內外由是素論去之永嘉末病卒著碑論十二篇先是註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統向秀於舊註外而爲解義妙演音致大暢元風惟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其義零落然頗有別本遷流象爲人行薄以秀義不傳於世遂竊以爲已注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衆篇或點定文句而已其後秀義別本出故今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

唐

徐曠

唐書本傳字文遠以字行偃師人南齊司空孝嗣五世孫父徽梁秘書郎尚元帝女安昌公主江陵陷俘入咸

陽遂家洛州偃師以婁貧兄文林鬻書自給文遠就閱之因博通五經尤明左氏春秋從耆儒沈重質問時重任太學授業常干人不數日文遠辭去或問其故曰聽所說悉紙上陳言重知之召與研辨嘆其能性方正純厚有儒者風竇威楊元感李密王世克皆從受學隋開皇中累遷太學博士以事免大業初復起越王侗署國子祭酒偶出樵

採爲李密所得尚執故禮文遠教以全忠孝未幾密敗復入東都世充給廩異等子士會來奔世充怒絕其廩復出樵採爲羅士信所獲送京師仍爲博士高祖幸國學觀釋奠文遠發春秋題論難鋒生隨方占對帝稱善封東莞縣男卒年七十四撰左傳釋音三卷義疏三十卷

元萬頃

唐書文藝傳洛陽人後魏京兆王子推裔起家通事舍人從李勣征高麗令作檄文萬頃譏其不知守鴨

渚之險莫支離報曰謹聞命徙兵固守軍不得入坐流嶺

外會赦還作著作郎與諸儒論議禁中凡謬烈女傳臣軌

百僚新戒樂書等九千餘篇至朝廷疑議表疏皆密使參處以分宰相權故時謂北門學士累遷鳳閣侍郎坐事誅

劉允濟

唐書文藝傳字允濟河南鞏人其先出沛國齊彭城郡丞獻六世孫少孤事母尤孝王文辭與王勃齊名

舉進士補下邳尉累遷著作佐郎采魯哀公後十二世接

戰國爲魯後春秋獻之遷左史兼直宏文館武后明堂成

奏賦述功德手詔褒咨除著作郎爲來俊臣飛構當死以

母老丐餘年繫獄會赦免貶大庾尉復爲著作佐郎修國

史常曰史官善惡必書使驕主賊臣懼此權顧輕哉而班

生受金陳壽求米僕乃視如浮雲耳遷鳳閣舍人坐二張

昵狎除青州長史有清白舊巡察使路敬潛言狀以內憂去官服除召為修文館學士既久斥喜甚與家人樂飲數

卒

召

唐書文藝傳字子回少孤託外祖母隱陸渾山工草隸能一筆環寫百字若縈髮然世號連錦書彊志於學每

賣藥節市閱書遂通古今元宗開元十年召入翰林兼集賢院校理侍太子及諸王為文章時帝歲遣使采擇天下姝好內之後宮號花鳥使向因奏美人賦以諷帝善之擢左拾遺天子數較獵渭川向又獻詩規諷進左補闕帝自為文勒石西嶽詔向為鐫勒使以起居舍人從帝東巡帝引頤利發及蕃夷酋長入仗內賜弓矢射禽向上言鴟梟不鳴未為瑞鳥豺虎雖伏弗曰仁獸况突厥安忍殘賊莫顧君父陛下震以武義來以文德勢不得不廷故稽顙稱臣奔命遣使陛下引內從官陪封禪盛禮使飛鏃於前同獲獸之樂是狎昵太過或荆卿詭動何羅竊發逼嚴蹕冒清塵縱醢單于汚穹廬何以塞責帝順納詔蕃夷出仗久之遷主客郎中專侍皇太子眷賚良異始向之生父岌客遠方不還少喪母失墓所在將塋巫者求得之不知父在亡招魂合諸墓後有傳父猶在者訪索累年不獲宅日自

朝還道見一老人物色問之果父也下馬抱父足號慟行
入為流涕帝聞咨歎官岌朝散大夫賜錦綵給內教坊樂
工娛懌其心卒贈東平太守向終喪再遷中書舍人改工
部侍郎卒贈華陰太守嘗以李善釋文選為繁釀與呂延
濟劉良張銑李周翰等
更為詒解時號五臣注

賈曾

唐書本傳河南洛陽人父言忠貌魁梧事母以孝聞補
萬年主簿護役蓬萊宮或短其苛高宗延詰辨列詳諦

帝異之擢監察御史方事遼東奉使稟軍餉還奉上山川
道里并陳高麗可破狀帝問諸將材否對曰李勣舊臣陞
下所自悉靡同善雖非關將而持軍嚴薛仁貴票勇冠軍
高俚忠果而謀契必何力性沈毅雖忌前有統御才然夙
夜小心忘身憂國莫逮於勣者帝然所許眾亦以為知言
累轉吏部員外郎李敬元兼尚書言忠尚氣及主選不能
下貶邵州司馬失武懿宗意下獄幾死左除建州司戶參
軍卒曾少有名景雲中為吏部員外郎元宗為太子遴選
宮僚以曾為舍人太子數遣使采女樂就率更寺肄習曾
諫曰作樂崇德以和人神詔夏有容咸英有節而女樂不
與其間昔曾用孔子幾霸或有出余而彊齊秦遺以女樂
故孔子行由余出奔良以治容哇咬蠱心喪志聖賢疾之

最甚殿下渴賢之美未彰好伎之聲先聞非所以追啟誦嗣堯舜之烈也餘閑宴私後延伎樂古亦有之猶常秘隱不以示人沉閱之所司明示羣臣哉願下台屏倡優女子諸使者採召一切罷止太子手令嘉答俄擢中書舍人以父嫌名不拜徙諫議大夫知制誥天子親郊有司議不設皇地祇位曾請合享天地如古制并從祀等坐睿宗詔筆相禮官議皆如曾請開元初復拜中書舍人曾固辭議者謂中書乃曹司非官稱嫌名在禮不諱乃就職與蘇晉同掌制誥皆以文辭稱時號蘇賈後坐事貶洋州刺史歷虔鄭等州刺史遷禮部侍郎卒子至

賈至

唐書本傳字幼鄰擢明經第解褐單父尉從元宗幸蜀

拜起居舍人知制誥帝傳位至當謨冊既進肅帝日昔先天誥命乃父爲之辭今茲命冊又爾爲之兩朝盛典出卿家父子手可謂繼美矣至頓首鳴咽流涕歷中書舍人至德中將軍王去榮殺富平令杜徽肅宗新得陝且惜去榮材詔貸死以流人使自効至諫曰聖人誅亂必先示法令崇禮義漢始入關約法三章殺人者死不易之法也按將軍去榮以朔方偏裨提數千士不能整行列挾私怨殺縣令有犯上之逆或曰去榮善守陝新下非去榮不可守臣謂不然李光弼守太原程千里守上黨許叔冀守靈昌

魯炘守南陽賁賁守雍邱張巡守睢陽初無去榮未聞賊能下也以一能而免死彼弧矢絕倫劔術無前者恃能犯上何以止之若捨去榮誅將來是法不一而招罪人也惜一去榮殺十去榮之材其傷蓋多彼逆亂之人有逆於此而順于彼乎亂富平而治於陝乎悖縣令能不悖于君乎律令者太宗之律令陛下不可以一士小材廢祖宗大法帝詔羣臣議太子太師韋見素文部郎中崔器等皆以爲法者天地大典王者不敢專也帝王不擅殺而小人得擅殺者是權過人主開元以前無敢專殺尊朝廷也今有之是弱國家也太宗定天下陛下復鴻業則去榮非至德罪人乃貞觀罪人也其罪祖宗所不赦陛下可安之耶詔可蒲州刺史以河東瀕賊徹傅城廬舍五千室不使賊得保聚民大擾詔遣至尉安官助營完蒲人乃安坐小法貶岳州司馬寶應初召復故官遷尚書左丞楊綰建請依古制縣令舉孝廉于刺史刺史升天子禮部詔有司參議多是綰言至議以爲自晉後衣冠遷徙人多僞處因緣官族所在占籍今鄉舉取人未盡請廣學校增國子博士員十道大州得置大學館詔博士領之召置生徒使保桑梓者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議者更附至議轉禮部侍郎待制集賢院大歷初徙兵部累封信都縣伯進京兆尹七

年以右散騎常侍卒年五十五贈禮部尚書諡曰文

孫述

先也祖希壯爲韓王府典籤四世傳一子故無近屬父

嘉之少孤依外家客涉聲問垂拱初詣洛陽獻書不報第進士終襄邑令述幼有文屬思警敏年十五見雍州長史崔日用令賦上火爐援筆成篇理趣不凡日用駭歎遂與定交舉手筆俊拔哲人奇士隱淪屠釣及文藻宏麗等科開元十年又舉賢良方正元宗御洛城門引見命戶部郎中蘇晉等第其文異等擢左拾遺張說命子均均往拜之李邕負才自陳州入計哀其文示述李嵩鎮太原表置幕府以起居舍人入爲集賢院修撰時海內少事帝賜羣臣十日一燕宰相蕭嵩百官賦天成元澤維南有山楊之華三月英英有蘭和風嘉木等詩八篇繼雅頌體使述序所以然改考功員外郎取顏真卿李華蕭穎士趙驊等皆海內有名士俄遷中書舍人是時嘉之且八十猶爲令述求降外官增父秩帝嘉納拜嘉之宋州司馬聽致仕父喪闋復拜舍人開元間蘇頌齊澣蘇晉賈曾韓休許景先及述典詔誥爲代言最而述尤精密張九齡視其草欲易一字卒不能也居職八年判刑部侍郎以病風乞解徙太子左

庶子遂縣廢累年徙少詹事上元中卒贈尚書右僕射諡曰文諸子成最知名成字思退推蔭仕累洛陽長安令兄宿爲華州刺史因悻病瘡成請告在視不待報輒行代宗嘉其悌不責也稍遷倉部郎中京兆少尹爲信州刺史歲大旱發倉以賤直售民故飢而不亡再葺增戶五千詔書褒美徙蘇州改桂管觀察使卒成通經術奏議据正嘗有葺喪弔者至成不易縗而見客疑之請故答曰縗者古居喪常服去之則廢喪也今而巾幘失矣子公器亦至邕管經略使公器子簡字樞中元和初登進士第辟鎮國荆南幕府累遷左司吏部二郎中繇諫議大夫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初邈掌誥至代宗時宿又居職建簡凡三世會昌初遷尚書左丞歷河中興元宣武節度使檢校尚書右僕射東都留守而弟範亦爲淄青節度使世推顯家

杜審言

東都人舊唐書文苑傳審言進士舉初爲隰城尉雅善五言詩工書翰有能名然恃才嘗傲甚爲時輩所嫉乾封中蘇味道爲天官侍郎審言預選試判訖謂人曰蘇味道必死人問其故審言曰見吾判卽自當羞死矣又嘗謂人曰吾之文章合得屈宋作猶官吾之書跡合得王羲之北面其矜誕如此累轉洛陽丞坐事貶授吉州司戶

叅軍又與州僚不叶司馬周季重與員外司戶郭若訥共
構審言罪狀繫獄將因事殺之既而季重等府中酣讌審
言子并年十三懷刃以擊之季重中傷死而并亦爲左右
所殺季重臨死曰吾不知審言有孝子郭若訥誤我至此
審言因此免官還東都自爲文祭并士友咸哀并孝烈蘇
頌爲撰墓誌劉允濟爲祭文後則天召拜著作郎俄遷膳
部員外郎神龍初坐與張易之兄弟交往配流嶺外尋召
授國子監主簿加脩文館直學士年六十餘卒有文集十
卷次子閑閑

子甫別有傳

按舊唐書本傳不載籍貫今據傳中免官還東都語定
爲東都人又據甫傳作鞏人則其由祖父宦鞏時遷居
明矣且子美先生之田園
多在鞏洛其蹟尚可按也

杜甫

舊唐書文苑傳字子美本襄陽人後徙河南鞏縣曾祖
依藝位終鞏令祖審言位終膳部員外郎自有傳父閑

終奉天令甫天寶初應進士不第天寶末獻三大禮賦元
宗奇之召試文章授京兆府兵曹參軍十五載祿山陷京
師肅宗徵兵靈武甫自京師宵遁赴河西謁肅宗於彭原
郡拜右拾遺房琯布衣時與甫善時琯爲宰相請自帥師

討賊帝許之其年十月琯兵敗於陳濤斜明年春琯罷相
 甫上疏言琯有才不宜罷免肅宗怒貶琯爲刺史出甫爲
 華州司功叅軍時關畿亂離穀食踊貴甫寓居成州同谷
 縣自負薪採梠兒女餓殍者數人久之召補京兆府功曹
 上元二年冬黃門侍郎鄭國公嚴武鎮成都奏爲節度叅
 謀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賜緋魚袋武與甫世舊待遇甚
 隆甫性褊躁無器度恃恩放恣嘗憑醉登武之牀瞪視武
 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雖急暴不以爲忤甫於成都浣花
 里種竹植樹結廬枕江縱酒嘯詠與田夫野老相狎蕩無
 拘檢嚴武過之有時不冠其傲誕如此永泰元年夏武卒
 甫無所依及郭英乂代武鎮成都英乂武人驍暴無能刺
 謁乃遊東蜀依高適旣至而適卒是歲崔寧殺英乂楊子
 琳攻西川蜀中大亂甫以其家避亂荆楚扁舟下峽未維
 舟而江陵亂乃泝沔湘流遊衡山寓居耒陽甫嘗遊嶽廟
 爲暴水所阻旬日不得食耒陽聶令知之自棹舟迎甫而
 還永泰二年啗牛肉白酒一夕而卒於耒陽時年五十九
 子宗武流落湖湘而卒元和中宗武子嗣業自耒陽遷甫
 之柩歸葬於偃師縣西北首陽山之前天寶末詩人甫與
 李白齊名而白自負文格放達譏甫齷齪而有飯顆山之
 嘲謂元和中詞人元稹論李杜之優劣曰予讀詩至杜子